



## 诗界

### 系红绳的铃铛

■焦文学（河南）

北国落雪，我在南方校园念着娘  
风穿过窗棂，捎来千里之外的念想

四季轮转，您在澡堂间奔忙  
汗水浸透衣裳，热了又凉  
您的辛劳，铺就我求学远方

您的发髻系着红绳  
铃铛轻摇，是岁月最温柔的声音

我常在深夜梦里惊醒  
怕那清脆一响，惊乱您奔波的匆忙  
怕一声轻响，撞碎您藏在烟火里的坚强  
怕铃声落处，是您悄悄踉跄的模样

红绳系着牵挂，铃铛摇着时光  
您的爱，岁岁年年，在我心上滚烫

### 日落之前

■张丽菊（云南）

海的那边还是海  
海的这边  
礁石把自己的心脏掏空  
海水流进体内  
变成一个“爱心”等待

日落之前，整个世界  
沉寂在安静的橘红里  
大海接住这团温柔的火  
礁石的心脏  
偷走落日的整片红霞

海不说话，只以镜面刻下  
落日最后的一跃  
那时没有风  
或许有晚风掠过

此刻，大自然无数奇迹  
惊艳整个世界  
让人目瞪口呆  
或者害羞  
甚至人是多余的

### 月亮之下

■陈艺韶（广东）

中秋来了，爸爸的故事  
从海边升起来了

那年，爸爸坐着生命的小船  
在陡峭的轮里  
不知所踪

风很重。掠过心门的时候  
把孤独压弯成  
一把弓

如今，月亮依旧高悬  
一阵乡音吹来  
抖落了一地的思念

本期责编：向昌斌

## 熊猫血

■朱祥秋（北京）

“花不了多少钱。我还等着您哄小外孙哪。”妹妹抚摸着隆起的肚子说道。

“是啊。现在您有城乡医保，更花不了多少钱。”

“你们不知道，我的血是熊猫血，当年医院血库里没有，差点做不了手术。”

“那后来做手术哪儿来的血？”

妹妹这一问，母亲苍白的脸上浮起红云，下意识地摩挲几下右腹部，深情地望房门一眼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脸上的红云添了喜色，用感恩的口吻说：“当年献血的是一位小伙子。”

我知道母亲的内衣里有暗兜，总是在里边放着一个叠得四四方方的大手绢包。里边包的是什，母亲把它随身带着，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。记得小时候，我问姥姥：“父亲怎么那么狠心，不要母亲们了？”

姥姥撇撇嘴说：“你母亲还是闺女时得了场大病，是你父亲家出钱给治好的，你父亲是你妈的救命恩人，当初还哭着喊着不想嫁给你爸爸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后来不要我们了？”

姥姥叹口气道：“你父亲

家就他一个男孩，你母亲连着生了你们两个丫头片子，那不是让人家断了后吗，也是你母亲没那福分。”

姥姥当年对我说的话，现在想来，难道母亲要等的人是父亲？

“姐，咱们不行去电视台做个寻血广告吧。”妹妹推了我一把。

“行啊。你快去吧。”我应付着妹妹。

妹妹走后，医生匆匆来找我，把我拉到一边。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茫然地看着医生。医生兴奋地说：“你母亲做手术的用血有着落了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

“不过，现在这个人得了急病，需要马上动手术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让我母亲献血。”

“对。您母亲需要调理一阵子，才能做手术。”

我很犹豫，母亲自从妹妹结婚后，身体一直很差。也许是完成了她心目中所有的大事，可以歇歇了。母亲靠精神支撑着，一旦人一放松下来，身体上的透支立刻显形。

“能让我见见那个人吗？”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们身边。

## 腌菜罐

■王永寿（江西）

他就会不敢贪、不敢腐、廉洁奉公……李作农这样想着，脸上的皱纹就舒展开来，也就觉得有必要提这个小腌菜罐去。

李作农找了个小网袋，把小腌菜罐放入网袋里，既好提，又轻便。动身时，老伴数落他：“儿子都当县长了，拿个破罐子去丢人现眼……”李作农瞪了老伴一眼说：“真是妇道人家，头发长见识短，这罐往他办公桌上一放，他的目光时时触及腌菜罐，就会记着自己曾经的苦日子，就不会蜕化变质……”

老伴说：“让其他领导见了你儿子桌上的罐子，还以为是人家的值钱古董呢？怕是给儿子添麻烦……”李作农又回头睨了老婆一眼说：“真是值钱的东西，会放到办公室桌上吗？这粗粗糙糙的一个小罐子，一眼就知道是个普通的罐儿。”老婆再没跟李作农较劲，知道他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一挥手，示意他爱咋咋的。

李作农换了新衣，提着腌菜罐出了家门，村街上的人见了他都纳闷？进城打油？现在都是桶装的油，且这小罐能装多少？提去装盐，现在的盐都是整包的，那提这罐做甚呢？

个个一脸狐疑，也没人再多问一句。

李作农出了村子，在320国道拦到了去双清县的班车，上了车，李作农坐下，把网兜放到两膝之间，双腿夹住了罐子，即使车子颠簸摇晃，罐子也不会落地，他要保护好这个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罐子，那是教育儿子最好的活教材，儿子见到这罐，他就会想起自己当年一日三餐都吃咸腌菜的苦难日子，就不敢腐化堕落……他想着、想着，车子就到了双清县城。

下了车，他一路向人打听县政府所在地。终于找到了县政府，他向门卫打听李新明办公在哪栋楼？门卫瞧瞧他网兜里的罐子问：“你找李县长有啥事？送网兜里的玩意儿？看看也不像老古董，老农家，县长忙，不是所有人想见就能见的，你老不可以进去。”

李作农阴着脸，脖子一硬，说：“李新民是我儿子，老子见儿子，难道也不行吗？”门卫再次上下打量了一番李作农说：“身份证拿出来登记一下。”李作农递上身份证，门卫一见身份证上的三岩县，一下热情起来。三岩县正是李县长的老家，老农家姓李，县长也姓李，

我望着母亲从来没有过的祈求眼神，向医生使劲点点头。

在去往那个老人病房的路，母亲在我的搀扶下走得很快。离病房近了，她的步子慢了，身子抖动得厉害起来。

走到病房门口，医生推开病房门走进去，母亲停下了脚步，右手抖着来回摩挲着右腹部，身子也抖得厉害，我赶忙扶紧她。

医生在里边叫我们，我才扶着母亲走进去。母亲的步子沉重起来，迈一步都很吃力的样子，眼睛却盯着医生旁边的病床。

母亲终于走到病床前，右手还在摩挲着右腹部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昏睡在病床上的老人。目光停留在老人的脖颈处，那里有块明显的伤疤。

母亲解开外衣，伸手到内衣里，掏出那个大手绢包，放在床头柜上，轻轻打开。里边是一条围巾，我们这里的茧丝绸做的，依然光鲜亮丽。

母亲把围巾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，轻轻放在老人的枕边，要给老人护身似的。深情地望了昏迷中的老人一眼，转身干脆地对医生说：“我给他献血，多少都成。”

门卫再看看老人，点了点头，心里轻轻嘀咕：“李县长的确与这位老人长得像。”

门卫马上对老人热情起来，便带李作农去县长所在的办公楼，李作农松开了表情，一路询问门卫李县长群众对他的口碑怎么样？门卫当然尽拍马屁话，一句句暖心话，使李作农眼里冒着光，脸上的线条舒展开来，有掩饰不住的微笑。

两人刚到县长办公楼下，县长却被两个人押了出来。李作农脸上的笑容像弹簧一样收了去，莫名其妙，一下呆了。

李县长见着老爹及老爹左手网兜里的腌菜罐，潸然泪下，他知道老爹提罐过来的用意，头一下低下了。当他再回眸老爹的当儿，已看见了老爹那隐忍的泪水，以及从颤抖不停的双肩透露出来的悲伤。

李作农见儿子被押进车里，他的眼眶再也框不住眼泪，左手提罐的手一松，啪的一声，罐儿落地碎了，他的心被那清脆的碎裂声也震碎了，那张核桃纹的脸儿随之扭曲得难看到了极点。

李作农听到小车的启动声，想说句啥，话在喉咙口翻滚了很久，最终也没滚出舌头。